



时崔凤宪如此告诉媒体。在他看来，

“很多保镖在保护客户时，都是24小时的贴身接触，需要保镖学会关爱”。崔凤宪还称，他所聘用的保镖接受过亲情方面的培养，所以他们懂得如何去关爱客户。当时他还提到，给李玟特地配备了女保镖。

崔凤宪当年有一句名言：“既然要挣钱，那就挣富人的钱，只有有本事的人，才挣得到富人的钱。”这就是他开“镖局”的初衷。如今，情况发生了不少变化。私人安保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记者通过走访数家安保公司了解到，目前聘用私人安保者，除了民营企业主、明星以外，也有一些未必特别富有，甚至并不富有的人群，却有聘请保镖的实在需求。譬如某保镖机构的一位客户称：“我打离婚官司的时候，特地聘请了保镖服务一个月。一方面是因为前夫又高又壮，我怕他打我。另一方面，我怕他带走孩子。尽管我并不富有，可我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值了——保镖多次化解险情。”

当然，也需注意保镖职业的职责边界在哪里目前有点泛化了。有客户反映，自己雇保镖在酒吧参加商务会议，后来感觉保镖酒量不错，给他挡了不少酒；还有客户反映，自己雇保镖护送不想就医的家庭成员去医院治疗；更有客户是在春节期间以每天1500元的价格雇佣保镖，只为了从北京到河北老家后，让家乡人看到有人给他拎包、撑伞，而认为他在城里混得人五人六。还有女性网友在微博发帖称，自己从私人保安公司雇请保镖，在春节期间带回家。只因为保镖模样长得不错，身材又好。就跟家人说是自己男友。

“我并不富有，每天只能出500元。他要和我聊天，友善对待我的亲友，与他们见面时递烟倒茶。”

在梅建明看来，民众尽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使用安保服务，但一定要注意考察保安公司是否有提供保安服务的资格，“保镖”是否有经过正规认证的保安员资格。如果“保镖”本人或者其所属的公司没有保安资质或资格，这种“野保镖”一旦在提供安保服务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公司和“保镖”个人都可能面临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更何况这种“野保镖”的素质和能力都很难保证对雇主的有效保护，相反，可能会给雇主捅娄子。“即使保安公司和‘保镖’都拥有资格和资质，但对于雇主来说，也应当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要合理选择和使用安保服务。安保服务是应对威胁和风险的手段。威胁和风险大小不一样，安保服务也不一样。在有些情况下，威胁或风险很小，如果安保服务远远超过相应的威胁或风险水平，这种安保服务就显得没有太大的必要，甚至在有些场合因为太过铺张、过度反应而给雇主带来负面影响。”梅建明说。

行业水平仍待进一步提升

与中国的许多行业类似，私人安保行业也已经上线发展。有报道称，在一些二线城市，已经能够做到网上下单、30分钟保镖抵达现场进行服务。

自2009年中国保安服务业第一部行政法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实施，规定保安服务公司可提供随身护卫服务，而公安机关不再经办保安服务公司以来，目前有统计数

中国境内正式取得经营许可的保安公司约4000家，从业的保安人员约430万，全行业年产值约400亿元。

字显示，中国境内正式取得经营许可的保安公司约4000家，从业的保安人员约430万，全行业年产值约400亿元。梅建明称：“除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以外，目前还有诸如《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也成立了中国保安协会等机构，特别是对保安公司的成立、运营，对保安员的认证、考核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与要求，对推动中国保安业的正规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据我了解，行业还是存在规范化欠缺，专业素质、专业能力差距大等情况。比如，很多保安受到的训练很有限。其中的制约性因素之一就是落实到保安服务承包单位的实际经费很有限，保安公司很难从有限的经费中支出去培训上岗的员工。所以，很多情况下，农村到城市务工人员受聘为保安员，除了穿了一身制服以外，专业能力并未显著提升——我指的是他们不是一点培训没有，而是培训的时间、内容，以及高级技能的培训都很受限。”

艾米莉家雇保镖上下学，看上去煞有介事，梅建明却指出：“艾米莉作为雇主，应当意识到保镖行为是不当的！保镖是应对风险的，而不应当干预雇主的生活。把伊芙琳和艾米莉两个人分开的做法，正常情况下，非常不妥——除非对方有威胁雇主的风险需要干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排除雇主默许保镖通过这种实际上非常无理、粗鲁的行为，把自己与他人进行一种社会性的隔离，造成特殊的社会交往距离，来显示自己的社会身份。如果雇主默许这样做，那就是雇主的认知问题，另当别论了。”（文中伊芙琳、艾米莉为化名）